

# 新 流 文 叢

1

# 信 號 塔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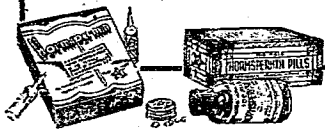
何異行屍走肉

心靈與軀殼之間  
 尚因恩慮過煩  
 司運給傳遞之職者  
 即是神經  
 若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  
 則各部器官  
 遂鈍失勻  
 人生至此  
 意義全闕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  
 專治神經  
 系之聖品  
 治遺精早洩  
 性虛缺落  
 諸症尤具  
 特效  
 常時服用  
 確能却病  
 廣嗣  
 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藥房



Hormospermin

李仁

22.8

658

2:1



3 0474 6871 9

# 性個與型典論

## 論典型與個性 苗埉

典型人物的描寫，在文藝作品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而典型人物的創造，更是文藝創作上主要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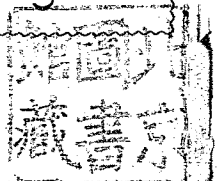
什麼是典型？典型人物是怎樣產生的？作家怎樣從客觀現實中撮取所需要的影像而創造出藝術的典型來？這些我覺得都有細加解釋的必要。

所謂「典型」，是專指文藝作品中的人物而言，但典型的人物並不是絕對的或單純的個別，而是包含着「一般性」的個別。文藝作品中的典型，不是單純的一般化，也不是單純的個別化，却是包含一般的個別化。舉例來說：屠格涅夫的羅亭。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我們也感到他是個活生生地存在着的人物，然而羅亭却不是一個單純的個別者，在一八四零年代的黑暗的俄羅斯，一般不滿於現實却又無力去改造現實只好幻想吹牛聊以自慰的青年知識份子，幾乎每個人的

### 目次

論典型與個性……苗埉	(一)
阿爾泰山魯濱孫	
插曲……趙景深	(四)
別……丁諦	(五)
跋「浮士德」……祝啟	(一七)
新紀錄……鍾子芒	(二〇)
風塵……文宗山	(二三)
山城詩抄……適生	(二三)
提倡男主角……胡山源	(二八)
「清宮怨」(戲劇小說)……楊棣	(三二)
信號塔……錢今昔	(四一)

A 232468



血液裏都含有羅亭的成分，這就說明典型人物絕對不是單純的個別化，也不是單純的一般化，而是包含一般的個別化。

典型人物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裏，都有這時代所特有的問題，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就發生了前代和後代都不會有而爲這個時代所獨有的思想。自然，在這一時代裏，隨着各個人物利益的不同，思想也不止一種，而有代表各個不同利益的多方面，便是在同一利益之下的人們，因爲性格的各異，對於這同一思想的接受程度和運用方式，也就千差萬別。但一個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尤其是偉大的文藝作家，他却能從千差萬別的現象中，看出那最重要的一方，並且能從許多種的性格中，看出那一種性格是最特殊地代表了這時代的，而以非常銳利的筆，創造出典型的人物。這樣的創造當然不是全憑空想，而是當時時代社會的產物，譬如羅亭，一定要羅亭型的人物在當時社會裏普遍地存在着了，作家屠格涅夫才會把這樣的人物在他的小說中描畫出來，決不是先有了小說中的羅亭，然後才有實在的羅亭型的人物。

作家怎樣從客觀現實中撮取所需要的影像而創造出藝術的典型來呢？關於這問題，高爾基在他的「給青年作家」中給我們作過最寶貴的經驗的提示。他說：

「假如作家能够以二十個，五十個，或幾百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等類的各種人中，各抽出最性格的階層的特徵，習慣，趣味，身姿，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够將他們再現，及綜合於

一個亦商人，官吏，勞動者中的話，則作家可鑒由此創造了一個「典型」了。

上面說過，典型人物是代表了某個時代所獨有的思想的，可是我們必須注意，不要以為只須抓住了某個時代的思想的動向，就可以創造出成功的典型人物來。因為思想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文藝作品的主要條件却是具體的形象，所以文藝作品中的思想，必須通過人物的個性表現出來，思想的表現和個性的表現成爲不可分離的東西，因此，文藝上典型人物的創造，也可以說是典型性格的創造。

當我們創造典型人物的時候，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物，變成一個沒有血肉的抽象的臉譜化的人物，這樣不但失卻了原來創造典型人物的正確的意義，而且有使作品的藝術價值降低的危險。所以我們要使作品中的人物是典型的而同時又不失其爲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物，就必須注意到人物的個性。

表現個性不能用拉雜的議論，也不能用瑣碎的動作，應該抓住一個特定的時代環境，由人物在這環境中「想什麼」，「做什麼」，以及「些什麼」，怎樣做」，來表現他們的個性。

個性表現更不能失去全篇的一貫性，明朗性；必須從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中找出特徵的人物，抓住他們的主要的特徵的動作，而由這些重要的動作表現出他們的個性。這樣的辦法看起來未免大艱難了，然而却是每個志在文藝的青年所應該努力的。

# 阿爾泰山魯濱孫插曲

蘇聯  
趙景深  
Cheslakov  
譯作

篷頂有洞，

四壁有縫。

我們不怕雨，

也不怕風。

我們也不管那

雷聲隆隆，

因為，到了明天，

便是紅日墮墮。

這是蘇聯兒童劇院一種喜劇中的插曲。用筆雖淺，含意却深。雖然像是濫調，却是極好的教訓，表現出堅毅耐苦，卓絕不拔的精神。這是幾個探險的孩子，要學英國 Deeds 所寫的魯濱孫飄流記中的主角，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山去，晚間大風雨下躲縮在曠野的帳篷裏唱的。

# 送別

丁 諦

街上，軍號的聲音響起來。秋天的早晨，玻璃窗上凝結一層霜，窗外，模模糊糊的，什麼東西看不見。小存很早的跳下牀，他聽到軍號聲簡直入了迷。站在窗前，猴到桌上，他把眼睛就在玻璃上，想看一點街上的景緻，可是什麼也沒有看得到。

小存的耳朵，完全被號聲吸引，這是他的嗜好。普通小孩子是什麼音樂都歡喜的，譬如琴，鑼，鼓，簫，笛。小存兒却祇是最愛聽軍號。

得打——打得打——得打……軍號的聲音又響起來。站在桌上的小存胡亂的想着。

……幾年前，究竟是那一年他也記不起了

。他只記得有一天，這一天是他記得最清的。爸爸從村上回家來，臉上特別興奮，歡喜。爸爸幾個月來一向很憂鬱，今天究竟是為什麼事這樣快活呢？小存兒正想着，爸爸却先開口了。

「我抽中了簽。」爸爸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來，紙上還蓋着個硃紅大方印。

拿到這張紙媽媽哭起來，拖住了爸的膀臂。一邊哭着一邊嘴裏說着一些小存兒不懂的話。「爲什麼要哭呢？」小存兒不懂。小存兒也拿起大紅方印的紙來看看，但是一會兒被爸爸搶了去。

沒有幾天，村上的軍號聲便天天響起。村

上進進出出的盡是些穿草綠衣服的雄糾糾的漢子。聚在大操場上操，挖土，掘壩，堆假山，爬樹，賽跑，還在空場上安鍋煮飯。常常進出自己家中。這一羣人都是挺有趣的，在小存兒眼中，又英武，又和氣。

爸爸也是這些有趣的漢子中的一個。他不像前幾月那樣愁眉若臉，他也不再動不動便吐罵小存兒。

帶小存兒到大場上，看安鍋煮飯。等菜香透出碗中，爸爸便揀一塊肉或是一塊馬鈴薯把小存吃。「這比你媽燒的怎樣？」爸爸吃的時候笑着，可是肉分明是帶焦的。飯吃了以後，上操，沿着一個大山腳的周圍跑步，小存也常常跟在後面。

摘下樹枝來編成一隻玲瓏小巧的籃子，爸

爸就像一個猴猴，很快的跳上樹又從樹上跳下來。小籃子遞到小存的手中，爸爸便悄悄地，壓低聲音對他說：

「小存兒，我要離開家了。明天我就要走。」

「明天，」這幾天爸爸待小存太好，小存不願意爸爸走。現在聽這一說，小存兒心裏一陣酸，要想哭。

「是的，明天。」爸爸板住臉說：「你要好好的孝順媽，不要惹媽氣。你看媽臉上不快樂的時候，你一定要逗得媽笑起來。」

「爸……」再說不下去了，小存兒帶着哭聲，喉嚨沙起來！「你……別走。」

爸爸不說什麼，祇是代小存兒揩乾眼淚。

這一天晚上，爸爸和媽媽吵了好多時，媽媽



哭。爸爸却是悶聲不響。

天一亮，軍號的聲音又響起來。小存很早被說話的聲音吵醒。

雞叫着，秋天，早晨，有點冷。窗子依舊結了一層薄霜。

跟着爸爸媽媽走出屋子。小存兒看見爸爸的服裝全變了，穿起一件怪美麗的草綠衣服，頭上還戴個大草笠。像那一羣羣雄糾糾漢子的衣服。

空場上站滿人，穿綠衣服的戴大斗笠的漢子。站成一長行隊伍，後面跟着許多挑東西的人，白鉄箱木板方盆，長榜大旗，篷帳，慢慢的跟着脚步移動。

得打，打得打，得打……

軍號的聲音，在秋天的有霜的早晨，空氣

好像在顫抖。

小存兒看見爸爸和媽媽講過幾句話，便跟隊伍走去。他心裏有一陣酸。軍號還吹着，吹出好聽的，雄糾糾的樂聲，可是聽到小存兒耳裏只是想哭。

像媽媽哭着的有好多女人哭。隊伍那的漢子們像看不見似的。爸爸不哭，還瘋狂的大笑。他對媽媽叫着說：「哭什麼？我是爲了找幸福去的。」

沒有得打得打的聲音了。小存兒跟媽媽走回家裏，他耳朵裏就像又響起軍號來。這以後的生活是媽媽一個人低頭垂淚，寫信給爸爸，爸爸在隔一兩個月也常常有信回來。媽媽看到信歡喜，一二十天看不到信又憂愁，軍號的聲音走過村子，開發遠處，不久又有軍號聲近

新 來。那是另一個隊伍。但不管是怎樣的一個隊  
流 伍，他總沒有法子看見他的爸爸。

文 媽媽因多時沒有接到爸爸來信，低頭垂淚  
叢 ，小存兒拿起爸爸編的柳枝籃遞到媽手裏，意  
思是想安慰媽媽。「我給你一個好東西玩，你  
不許淌眼淚。」小存兒是依照爸爸的吩咐，却  
想不到媽看到柳枝籃子眼淚竟淌得愈多。

日子過去了。

爸爸沒有信來。有一天媽接到不知那來的  
一封信，暈厥過去，病臥牀上一個多月。每天  
吃兩碗粥，不多說話，臉瘦得怕人。小存兒問  
信上說些什麼話，只是不開口。問急了才說：  
「是舅舅寫來的。」

病剛好一點，媽媽能起牀了。這一天，小  
存兒又聽到軍號聲。

他站在場地上，正欣賞着這美妙的音樂。  
他也想念起爸爸。冷不防却被媽媽一把拖了開  
去。

「我們就要動身？」「到那裏去？」「這  
個地方住不下去了，我們就要到舅舅的家裏。  
」「爸爸回來呢？他不是找不着我們了嗎？」  
媽媽的眼睛又紅起來。小存兒不敢說了。他知  
道一提起爸爸的事又要惹媽媽流淚。

這以後，小存兒便真的住到舅舅家裏。  
爸爸永遠沒有信來。舅舅也不在媽媽前提  
起爸爸。單是有一次鄉下來人談到家中被糟蹋  
的情形時，媽媽生過一次氣。

住到這小城來，小存兒還沒有聽過一次軍  
號，他現在聽到這聲音，又想起爸爸來。

想不到正是想的時候，門開開了。進來一

大羣雄糾糾的漢子。打扮完全和爸爸一樣的。

是舅舅開的門。進門爲首的一個先跟舅舅講！

「對不起，借你們房子住一天，決不打擾。」

挺和氣的，點點頭還鞠躬。

舅舅答應了。小存兒是最高興的。小存兒就挺歡喜這一羣漢子，希望舅舅能放他們進來。

小存兒歡喜這一個打扮，他也時常用一根皮帶斜背在身上，在帶上繫個小銅鼓，還用一柄小彎木做手槍。沒有軍號，他能用兩片鬆鬆合着的手掌吹出得打得得的聲音。

得打——打得打……街上，人，馬，……

別送  
雜沓着，騷沸着。

一會兒便又靜了。

房子裏却響起輕微的人聲來。一羣漢子們忙着劈柴，生灶，煮出一大鍋水來，大家忙着洗脚。飯燒好了，菜被裝在大洋瓷面盆裏。吃起來狼吞虎嚥的樣子，小存兒呆呆地看着他們，他覺得有興趣極了。

「你吃過飯嗎？」裏面有一個團紅臉漢子看見小存兒，當他是嘴饞，特地揀一塊青菜給他吃。小存兒搖搖頭回說：

「我吃過了。」

「你是那裏人？」團紅臉的漢子聽出小存兒的口音和自己一樣，特別感到興趣。

「你問我！我先要問你。你叫甚麼？你是那個地方人？」小存兒笑着，就像跟一個老朋友說話一樣，有意刁難，調侃，把團紅臉的漢

子逗得笑起來。他一把摟住小存兒，勒得緊緊地。

「好，我告訴你。我叫張大德，我是××人，你呢？也告訴我。」

旁邊的人看小存兒和張大德的一問一答，都覺得很有興味，二三十個人一齊聚過來，逗着小存兒玩。

「我也是××人。」小存兒把頭搖來搖去，他對另外幾個人說：「你也是，你也是。我聽你們的口音都是××地方人。」

張大德說：「還有你叫什麼名字？沒有告訴我。」

「我叫小存兒。」

「你的爸爸呢？」

「爸爸？」小存兒聽人問到爸爸楞了一

下，最後才回答：「我爸爸叫王裕民。」

「王裕民？王裕民？我認識的。你們可是周典村的人？」張大德忽然憶起舊事，凝着一對發光的眼珠子問。他又轉頭問另外幾個同伴「王裕民，周典村那個王舉人家的兒子，你們都該曉得。」

「曉得。怎麼不曉得！」

「他也到隊伍裏面了。」

「到隊伍裏！」一個瘦長個子的說，咬緊牙齒，像是和誰賭氣的樣子。「哼，還不止是到隊伍裏，在大隴山他定了命。一營人打剩八個。他是一個排長，臨時代了連長的職務。臨了大夥兒全退去，他不肯走，他一個人站在一座山頭上死守。最後他倒了下來，是埋在山崩地坍的土堆裏。」

「呵！王裕民就這樣……」張大德發瘋般的抱起小存兒來，他吻他，兩片厚嘴唇，大雨點般的打到小存兒嫩紅的嘴巴上，他叫着，像夢囈：「你……你……原來你是沒有爸爸的兒子。」

小存兒是太像阿毛了。

「阿毛，阿毛，你是有爸爸的，可是你不能看見你的爸爸。」張大德心裏說着，他的眼淚淌下來，滴在小存兒眼睛上。小存兒的眼睫毛，一根根的，又長又黑，變潮了，變得更長更黑了。……張大德，眼睛裏潮濕的光，融解開來，模糊的一片白色漸漸由小變大，……他看見了阿毛的臉。……白的，還有蘋果的紅。忽然小存兒說話的聲音把張大德從幻想中

驚醒……

「你們是說我爸爸死了吧？……我曉得！我曉得！」

小存兒哭起來。他伏在張大德懷裏。小小肩膀聳動着。

「怎麼樣？我的爸爸怎麼樣？告訴我。」  
「你的媽媽不曉得嗎？」

「她時常哭，聽到我問起爸爸就哭，她是不告訴我的。」

「你的爸爸沒有死，」張大德用假話騙他道：「不過他還要等幾年才能回來。」

「要等幾年呢？」小存兒稍微有點相信，暫時停止哭泣，仰着頭充滿希望問。

「還不定。要等到打退了××人的時候。」

小存兒低着頭沉默一會，好久才說：

新

流

文

叢

「怎麼樣就可以叫快點打退××人呢？」

「有了！」小存兒虎虎地跳下來，走了幾個來回，忽然拍一拍手，很得意的說：「我也跟你們一道走。我要找爸爸去。我要幫爸爸的忙。我也穿起這綠衣裳。我會放槍。我會操練。你看我！」該着他便在地上操起操來，挺起胸脯，腿一上一落地，挺有勁地。嘴裏還喊着口令：「一！二！一！二！」

「好！你真是一個小英雄。你是個好孩子。」張大德心裏有說不出的歡喜，說話的聲音，簡直有點顫抖。另外的幾個同伴們看着的，也都看呆了。

「英雄？」小存兒疑惑地：「你真的能帶我去麼？」

「你年紀還小，等幾年自然可以。」

聽了這一說，小存兒的臉上罩上一層灰黯

。過了多時沒有講話。好半天，他才又記他有一柄小彎木的假手槍來，他說要去拿來給他們看。

小存兒是有本領的，他很可以跟他們走。年紀小有什麼關係呢？

三個鐘點過去了。小存兒沒有來。

傍晚。張大德幫幾個大夫劈木柴的時候，小存兒來了。小存兒手裏拿着幾根一尺多長的木頭。

「你的小手槍呢？」張大德的臉埋在火光中顯得更紅。

「媽媽放在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她不許我來。她說，我會跟你們打鬧。」小存兒把手裏的木頭送到灶堂裏幫張大德生火。

「你不會打鬧的。我歡喜你。等會我要告訴你的媽媽說你是個好孩子。」定一定神，看清楚小存兒把木柴送到灶裏，張大德奇怪地叫住他：「怎麼？你拿來這許多木頭。」

「是的，我怕你們木柴不夠用。」

站在灶爐旁，小存兒靜靜地望着灶腔裏熊熊的火光；火光中一個圓圓的和氣的臉；張大德呢，他也望着小存兒。

幾乎忘記自己家裏的阿毛了。小存兒是大家的孩子。他愛他，正像他愛祖國。

小存兒忽然鄭重地叮嚀起張大德來：

「我的媽是不要人提爸爸的話的，你也不要跟他提起。」

別送  
「我知道。我不會跟她提的。我祇說小存兒是個不惹厭的好孩子。」

一堆木柴送進去，立刻發出一陣爆裂的聲音。烟瀰漫着，火光跳起。望着這烟變火，火光變黑，小存兒心裏越想越神祕，他再也不懂爸爸究竟是一個什麼謎。

「爸爸？你知道我的爸爸究竟在那裏？」忍不住他這樣問。

「不要問了，你爸爸自然會回來。」張大德站起來，走到他住的那間客室裏，拿起一柄軍號來，用白布擦着，嘴裏還說：「你看這個好玩麼？」

「多亮喲！又大又亮。我以前也看過這個東西，而且爸爸還讓我吹過。」

「我吹把你聽。」  
說過這話，張大德果真打得打得吹起來。因為怕被人聽見，聲音特別低。可是小存

新  
兒癡得很滿意了。他把眼睛停在軍號和張大德的臉上，一動不動。

文  
他忘記張大德。他想起的還是他的爸爸。

業  
……秋天，田場上，得打得的聲音，搭帳棚

，跑步，爬山，上操，爸爸和那些挺和氣挺雄，糾糾的漢子都是一樣的有趣。

「你要好好的孝順媽。」爸爸在說這話的時候，山上有軍號的聲音。爸爸還唱起歌，教自己也唱。是什麼歌他忘記了。他只覺得歌很美，和軍號一樣的好聽。

他還記得爸爸在離開村子，笑得一股優勁兒的說是什麼「幸福」。幸福？幸福？……小存兒迷着了這兩個字了。他沉醉在軍號聲中。

他又像懂又像不懂的心裏在說着：「幸福啊！……幸福啊！……是好聽的喇叭！」

可是他這還沒有歌。他熱情地，忘記了對面是什麼人，他也像拉住了爸爸膀子一樣的拉住了張大德。撒嬌地，命令地說：

「還要唱個歌！」

唱歌。張大德是會唱歌的。

唱過一個歌，小存兒搖一次手，小存兒說

：「這不是的。」

「不是？你要唱什麼歌？」

「我不知道。你再唱。唱對了我告訴你

。」

唱到四隻歌了，小存兒歡喜起拍起手來，

他說：

「對了。就是這歌。」

屋子裏全黑了。張大德一夥兒都吃飯。小存兒也被媽媽叫去吃飯。



應該睡覺了。小存兒吃過晚飯後一小時是要睡覺的。

今天，媽媽忙着代小存兒脫衣服，小存兒却固執着一定不肯睡。他說不瞌睡。其實是眼皮早已懶懶地垂攏下來。

媽媽的手無意解到小存兒的口袋上，硬硬的像是有一個東西。掏出來一瓶小玻璃葫蘆的糖果。

「是瓶糖」媽媽奇怪得幾乎要叫出來。

「糖——」小存兒也不知道。

「誰給你的？」

「我不曉得。」

「怎麼你不曉得？」

「讓我想想看。」小存兒低下頭眼珠四溜了一回。「是那個紅臉的，姓張的……是他把

我的。他很歡喜我。一定是他把我的。」

「好的，讓我問他去。」媽媽又要給小存兒脫衣服。她說：「你先睡。」

「我不睡。我要送張大德，他們今天晚上就走。」

媽媽憂鬱的臉露出一絲笑來，難得的笑。

她真不相信這一個孩子還知道這麼許多。

「你還要送他們的行？」

「我還要跟他們去呢。我也會操操。」

小存兒跟在媽媽後面，走到張大德的房間裏。張大德忙着捲行李。一夥人都忙着捲行李。漆成黃綠的保護色的小巧的箱子，疊起來，束在扁担上。茶杯，綉毯，斗篷，還有許多零碎的，然而聚起來就很笨重的東西，在很短時間內被結束到強壯的身體上。

街上。號聲響了。

「這瓶糖是不是您送的？」

張大德埋着的頭聽了問忽然抬起來，臉變得更紅了。

「是的。」笨重的。說過話他又忙起來。房間裏是一片雜亂的聲音。人來去跑，東西飛快的堆疊。

很快的理整了。先是搬夫挑着物件走出門去，接着屋裏的夥伴都跟出去。沙沙的脚步，消失在夜間。

「打擾你們一天，對不起得很」。一個軍官在蠅走出門時向小存兒的舅舅鞠一鞠躬，有禮貌地退去。

張大德是最後走的一個。

當張大德走上街，掉過臉來，他望見小存兒。

「怎麼你還不去睡覺？」

「我要跟你們走。我要幫爸爸忙，也要幫你忙。我會放槍。」果真一個木頭柄做的假手槍被抓在手上。

「等我們去了會來接你。」小存兒想了想。

，慢吞吞地說：

「也好，可不准說謊。」

「不說謊，小存兒你好好的讀書。我們再見。」

得打得打的軍號響起來。

夜是黑的。人影子為模糊的。連貫在馬路上的，一條長的行列。大的旗捲兒，扁担，扁担！……箱子，箱子，……馬蹄得得的過去。馬燈罩亮出星星的火光。

行列移動着，慢慢的，……搬夫落在後面。馬隊耀武揚威地在隊伍前面悠閑地踱着。

從一條條小巷子裏，鑽出上隊的夥伴。張大德拉拉小存兒的手，急忙趕上隊。

他看到，投進媽媽的懷裏了，心裏擠出一種偉大的感覺，崇高的愛！

「這是祖國的孩子啊！」

像小存兒一樣的有很多可憐又可愛的孩子。

軍號在響。脚步的合奏，沙沙的，沙沙的。……

這時，他完全忘記小存兒，也忘記阿毛。

# 跋「浮士德」

祝 啟

浮士德是名聞全歐的傳說中人物，許多作家藉了藝術的形式去表現他，使他垂之不朽，永久活躍在讀者的腦裏。摩爾登（Moulton）說：「浮士德的故事是一個企圖，即想在實生活裏實現聖經裏一行最簡單的詩句：這對於一個人到底有什麼好處，假使他佔有全世界而失了他的靈魂？」這是一根中心線索，連結歷來浮士德的文學作品。由於時代的變遷，浮士德變成一個象徵的對象：有時他被當作異教徒，有時他被當作好奇心，有時他被當作人生哲學。於是，這一個熟悉的人物在我腦裏盤旋起來：現在不是有成批活着的浮士德出賣靈魂，我爲什麼不拿死了的浮士德作個象徵？

我讀過的關於浮士德的作品有五篇：

歌德：浮士德（Goethe：Faust）。

馬洛：浮士德斯博士（Marlowe：Dr. Faustus）。

巴倫：孟佛來德（Byron：Manfred）。

卡來的龍：荒誕的魔術（Caledron：II Magico Prodigiose）。

浮士德民歌。

這五篇中，我最後起首三篇：歌德像滾滾而流的大川，有哲學的沉思；馬洛像起伏不平的高山，有戲劇的跳盪；巴倫像絢爛豔麗的草地，有詩的迷惑。

我永久寫不出歌德的

Alles Vergänglich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我當然比不上馬洛的

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d a thousand ships

And burnt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我自慚於巴倫的

Look on me! the grave hath not changed thee more

Than I am changed for thee,

所以，我這篇劇本不該稱是創作，只能算是一個仿製。希望沒有人稱我改編，我不敢改編重鎮似的名作。

我坦白地承認，我把歌德，馬洛，巴倫三人的作品混合起來。格萊卿的插曲是歌德的；羅西伐與四個妖魔（本七個）是馬洛的；四精靈（本七個）是巴倫的。格萊卿加強悲劇的成分；羅西

俄原是魔鬼的主人，四妖魔是魔鬼的手段；四精靈呢，我們這大時代的象徵。雖然不能說混合得  
天衣無縫，但我始終以「時代的需要」為媒劑而加以混合。

那末我的浮士德在講什麼呢？我不想多講，我的作品會做我的代言人。單簡地講是：一個智  
識階級，因不情願跟這大時代走，爲了求得物質上的享樂，把靈魂出賣給魔方；魔鬼以物質享樂  
使他墮落，麻木，破損，爲了獲得他實質的靈魂；他覺悟了，想與魔方脫離關係，但太遲了，他  
已給魔鬼扼死。不要傷心，魔鬼最後也死了，做不成他主人空口許他的地獄的皇帝。

誰是魔鬼的主人？誰是魔鬼？一想即得。誰是浮士德？且聽我的話吧：「靈魂不能出賣的，  
魔鬼躲在四周放出引誘的鉤子，清醒點，自重點！」

這是一齣象徵劇，然而也是一齣活劇。

讀了這篇東西，人或將說：「太典雅了，一般人不能了解。」我可以這樣辯白：第一點，我  
想在典雅中包藏激昂的，試試激昂能否在典雅中順利地進行，進而或能在失了自由的地方把這篇  
東西演演；第二點，保存一點西洋文學的空氣，因爲我是「仿製」，總須有若干「貌似。」

我缺少舞台經驗，所以 Stage Indications 寫得極少。我並非追隨什麼古風，也並非故意  
同導演先生爲難，實是我的能力過分薄弱，亂寫一陣，醜上加醜，率性不寫。

一九四一年重修後記

編者按：浮士德係三幕西洋古裝象徵劇，即將在永康出版的浙江日報上發刊。

# 新 紀 錄

鍾子芒

人是在不斷的進取中生長着

亞林匹克運動會雖爲法西斯的魔手摧毀，但在一個圖書館看到那火炬畫片的時候，心頭仍引起了不少的悵惘。我記得，在四五年前，雖然沒有「觀禮」的資格，可是從書報雜誌尋覓到關於運動會的消息，一面沮喪於我們的選手吃鴨蛋，一面也很羨慕於那一羣創新紀錄的英雄們。人類的體力雖然不能表現於幾個特出的選手身上，不過，在那些特出選手所屬的國家，體育一方面確實是較吃鴨蛋的我們爲發達，因此舊紀錄的打破也可說是一種一般的進步——而何況，增了不少跳得老高，游得好快的健兒，也足以使人，心襟上拓植了些壯麗。

亞林匹克會上的新紀錄，是顯著的，然而於人的影響還很少。

如果，在史料中搜尋，航海家們也替人類闢植了不少新的天地；從前，既乏於交通工具，而且還要兇艱難的圈子；好容易才尋到一條走好望角的東西航路，在那時，已是一個新的紀錄，後來才慢慢的，蘇彝士渾河關成了，一頁新紀錄又使從前的新紀錄到歷史書或博物院中去休息，是這樣分秒針轉着。時輪推着，才使人類進步。假使一頁新紀錄保持七八十年或是幾百年，那麼，

雖然有亞林匹克的優秀者坐在這裏一回回擦亮他的銀杯，個人的聲譽雖是「卓著」，但，人類在這方面沒有進步，確是實情。

在從前，人的足履踏到北極的邊境，便展開了一個探險的新紀錄，可是現今北極已不是一個神祕的地方，在蘇聯，已成了一個不過是較遠的旅行地點而已，如果望於將來！北極上也有着繁華的街道，城市，那麼又遮蓋了現在的紀錄。

爲人類增進幸福，使大眾的日子過得更美麗更寫意的生活項目的紀錄；不斷的萌出新芽而舊的死謝去，則人類的生活將不但豐滿，而且接近了理想。

太平天國創了革命的紀錄，幾十年後在一個新的革命力量之前，顯得這紀錄只不過是這一個新紀錄的前奏。

於新紀錄的誕生，我們歡迎，但也悚懼：

劊子手們殺人的本領也常常像賽跑一樣創出了新紀錄，頭顱像螻蛄似成串掛着，名爲「懲罰」；迫使母與子，兄與妹做亂倫的事情稱爲觀賞取樂；炸彈成羣的一齊落在不設防的城市；並且「發明」了不少極慘酷的肉刑；這些紀錄爲魔手種植，也孕長着新芽，這，一本本的新紀錄看來是不勝歎歎的。

科學家的努力徒增了製造戰爭的魔鬼的翅膀，有了死光，還有死波，連死的法子，紀錄上也

新 加了新的一頁，同時，於人類死的威脅便也更多了新的紀錄。

梳 次於罪惡新紀錄的，則是無聊的新紀錄。

文 手頭，恰巧有一本高爾基的「爲了人類」，在「論小孩子」篇裏，舉例說到小孩子受了大人  
業 創造奇聞而一躍成名的影響，於是做着愚笨的事：四個孩子輪流乘坐一輪自行車在房屋四週跑圈子，繼續了一二八五小時；跑了九五八一里，算開了乘自行車的紀錄；另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坐在樹枝上有一百四十小時，因之，有許多孩子也想超過這屁股坐樹枝的紀錄，——這是很可憐的事，受了無聊的大人的影響。昨日在報上看到一則珍聞之類的消息：在紐約，有兩個人，一個以在「啤酒賽飲大會」盡飲五十大瓶獲到「啤酒大王」的雅號，一個在「吃麵包大會」獨吞三十五磅掙得了「麵包大亨」的頭銜，可見還有這種事情。

有如此無聊的賽會，一定有那些無聊的人參加，而千萬個失敗者僅托出了一兩位「大飯桶」來，打破了所謂「新紀錄」，這新紀錄又多麼無聊！

但，今日無聊的新紀錄與罪惡的新紀錄同是記不勝記，因爲每天都在競爭的「創造」着呢！



# 風塵

文宗山

山城詩鈔 適生

## 對鏡

年來在奔波中過着日子。

春天的風對我並未覺得有安慰般撫拂，夏天的太陽在燻炙着鍛鍊我，秋天的苦雨像滴在我記憶之潭裏泛起回想的泡沫，冬天的雪霜未曾威脅我感到痛苦而停頓。

年年月月，在一種不平凡而平淡的過程中忙碌着，忘却了年月在身邊飛逝，自己究竟已改成什麼模樣，在我是沒有時間去關心到。

這次，我又要遠遠地長途跋涉一次。不，我生命史中有意義的旅行開始。

風

在整理行裝時，簡單地，祇很隨便的把幾件應用的衣衫塞在小手提箱中，除了我帶着一本十年未曾綴筆的日記外，餘下都是我能放得下的友人與愛物。

一條死睡着的路

## 一、路

像是拒絕人們誘惑地的走

對面的山峯和樹梢都在熟睡着

彷彿是白茫茫的

霧——

太陽的溫暖始終是存在着的

它不會遠離哪個？

即使霧天或黑夜都是如此

## 二、霧

霧——

山崖下的洶動的流水在哪裏呢？

也許江水昨晚哽咽過了。

新

我發現了一面鏡子：平時很厭惡這東西，說它忠實，醜美在鏡中反映出依舊是醜美，瘦肥依然瘦肥。說它虛偽，它無從反映出善惡，祇能介紹外表給你而無從把你的思想與內心給你清楚地自省一下。——誰替我放下這一面多餘的東西呢！

嚐過重複的離別滋味，離別已經使我神經麻木而不視為刺激，踏上征途，茫茫的路途是不盡頭的眼前伸展。於是，小箱中的鏡子便成為我旅途上唯一的伴侶，因為它能再反映出另一個我，好像那影子般的永遠緊隨而不會分離。

風風雨雨，一年又一年。

年月在身上留下了紀念的烙印，額上深添條條了縐紋，腳底增多水泡，我不以這些平凡的痕跡而產生另一種感想，但是，我覺得人生永遠在蒼老的途徑中走着。

一夕，風雨之夜，也有些雷鳴。

屋簷水滴在積水未退的溝潭中，那聲音像敲琢着金玉。

也許受着夜的欺凌和蹂躪

蒙辱地睡去了

我不知道，在你們底夢境裏

可曾羨慕過在霧中矯捷的飛鷹？

### 三、槐樹，老母親

龐大的槐樹，像老母親

垂下來底嘆息

用痲痺底手枝指着心臟

心是堅實地有「愛情」

——憂鬱的人們來吧！

老母親教給我向上的姿式！

不屈不撓，對抗着西北風！

捱過寒鴉縮肩的冬夜呀

「槐樹，我的老母親啊！」

### 四、播穀鳥

窗外是風雨的世界，而屋裏是孤寂的生活。除了我還有影子之外，一箋黯淡而搖曳着火花的油燈把整個情調處理得人會傷感，這傷感不過是寂寞後後產生的。

翻開箱子，一面光潔的鏡子對着我，裏面：又發現了一個人：是自己。屋子裏似乎多添了一位雨夜來訪的舊友，沉靜的氛圍中又溫暖了一些。

鏡子中的反映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那麼的年老，想不到自己年青人會套上一件老年人的外衣：額上深深鏤刻下了時日繃紋，一條一條在證實著年月在身邊飛逝。下額是狹小而突渡，面頰高高凸起，像年老人吸着旱煙般的蒼老狀態，短密的鬍鬚，憔悴的臉色，枯窘色的頭髮……。

難道我已失去了年青人生命的光輝？蒙上了消逝青春後中年人的影子？

風

但是；我還有一副有神的眸子，它永遠在象徵一個生長在鬥爭中的人生。

在交叉的橫幹

籐籬掛落下來的地方

我聽見播穀鳥盤占的拍翅聲

慣於在深遠的山谷

青翠窗窗的樹林

遼潤的原野

安祥的飛，奔走，呼叫着播穀的

任務

——勤勞而獲得溫暖！

——黎明是屬於勞動者的啊

五、晚安——給夥伴

當你不畏路途的艱難

奔向理想的去所

不要遲疑——

「雨水滴在海裏還是鹹水」

用力的將鏡子擲入箱中，這虛偽的東西，讓它告訴我外  
形是衰老，然而我却把握住一顆活躍而年青的心，永遠不會  
受時間與風霜的磨折，也永遠保持着光潔與年青。

以後，我不再對鏡了！

世界上許多現實是每件事的鏡子，而我身傍也有許多的  
事實做我的明鏡。

我的朋友！你說我是年老了？還是像你理想中記憶我那  
般年青？

## 風 塵

從記憶裏提取出古老的家園，是深鎖着美麗景物變換  
的破舊家園。

朱樓上的蛛網，亭台上的塵垢，樹木的枯枝敗葉，蕪草  
長過人膝……發鏽的劍刀與劍鈿，乾涸的水池與見底後乾枯  
荷根。上面都蒙上一層灰色的彩色，我無以為名，說它是飽  
經世故的一種浮在表面的風塵。

從記憶裏，又提起童年時的旅行，每次，我都拾取一些  
山水間渣滓，放在案上作生活過程裏的紀念。那九溪十八  
澗的鵝卵石，黃山松枝，出經野樹的果實，荒城上的野  
花……。

x x x

晚安呵夥伴呀

你底眼睛向青空底洞穴

閃爍着，望得見它

人生變得輕鬆同愉快

今天啊已有了千萬羣年青的心

勇敢的，剛毅的

征服了苦厄的「世紀」

x x x

晚安！夥伴！

人類美麗的花朵

先開在人底心裏

然後再開放在曠野中。

## 六. 黎明的星

(……在太陽的後面，依舊

而今，年事長了。記憶裏的東西都是影子般無從給你真實的捉摸，而那些童年旅行時所拾取的東西，反而不及在旅行時給風沙吹進眼睛裏，因為，我感覺上是漸漸因歷年生活的奔波而改變。

從前看見一位遠道歸來的人，滿身給風塵遮去它生命光耀般。而現在，我覺得給風塵吹拂過的人，它的光亮是與細白的色澤不同。像：一匹牛與一隻羊般，牛的膚色永遠給風塵在剝蝕，而羊給美麗的安逸洗滌被侵入的污濁。然而，牛的光亮會使一個多經驗的人贊美的

風塵中，刻劃你的新面貌。壯健，雄偉，堅苦的工作者，永遠給風塵在侵蝕。

經驗在風塵中得來，一個勇於工作的奔波者，它必具一個能鬥爭意志，接受着風塵中得來的經驗，而對抗着風塵的侵蝕。

幾年來，我感到人生的真諦，它最快樂的情景是產生在最不安的生活中，朋友，你看我的面貌不是一天改換一天的模樣嗎？

酷愛着風塵裏過來的朋友，假使你把生之鬥爭的目的放在廣義的見解上。

風塵是永遠不會侵蝕一個善於鬥爭的人的！

是照樣的灼熱，閃爍着星的

光輝。……)

同志，

第一顆星子

掉在黎明裏殞落。

黎明來了，

接着的是

空谷裏

播穀鳥發出愉快的笑

慶祝這一個四月。

當陽光逐漸擴大

田塍裏

尚未結實而璀璨呢？

尚有零散的星

星子，應該可以休憩的嗎？

# 提倡男主角

胡山源

默察這二三年來的上海話劇界，似乎有一種傾向：每劇的主角大都是女的。「女子公寓」，「花濺淚」等不必說，便是意識積極，間接宣揚國策的許多歷史劇，又何嘗不是如此，自「葛嫩娘」而「梁紅玉」，而至最近的「清宮怨」，都是明證。此外，據我所看見而尚未發表的劇本而論，還不知有多少，從正史或稗史中去挖出許多女子來，作為牠們的主角。這似乎已經成了編劇者一時的風氣。

當然，這種風氣的造成，是有由來的。大概說來，也許正可以歸之於觀眾的要求。誰不知道，一般的觀眾總是喜歡看女子的戲，尤其喜歡看以女子為主角的戲。誰要是違反了這個要求，也許就要遭到失敗，營業上的失敗。在這種情形之下，編劇者是無咎的。

但是長此以往，我們想一想，究竟好不好呢？

我固然不要故入人罪，說一般觀眾的喜歡看女子演戲，看戲中女主角，果然也和看舊劇，甚至看髦兒戲一樣，有些色情的意味在內，實有以糾正的必要，但我至少要說，長此以往，這總未免太單調，太膩，在趣味方面，不無缺憾，而與真正的藝術，劇藝，總還相差一間吧。

也許我可以大膽說一句，現在的女角，尤其若于女主角，實在還說不到真正的劇藝。她們的

所以可以登台，甚至可以號召，老實說，還不是仗着她們的天賦，美麗，健康或舉止活潑，聲音清脆。有幾個是仗着她們的修養，老練，純熟，以及善體劇情的？當然有這種修養的，也是有的，然而也許少得如鳳毛麟角吧！

再進一步說，這種有修養的女角或女主角，人數既很少，而她們所能盡量發揮的時期，又有多久呢？「年老色衰」，似乎是每一個女角的致命傷，正當她們大可有爲的時候，她們的地位却不能不讓給那些新上台者，那些新人，在天賦方面固然勝過了她們，而在劇藝方面則望塵莫及。如此新陳代謝，在短短的時期中，就有一番滄桑，我怕真正的劇藝，却因此永遠達不到！

爲了真正的劇藝，至少爲了現在名劇的單調與太膩，我以爲確有提倡男主角的必要！

戲劇正和任何藝術一樣，固然要迎合觀衆的嗜好，但也要教訓觀衆，指導羣衆。只要的確是佳劇，編導與演出都佳，觀衆的歡迎男主角，我確信，決不會善於歡迎女主角。所以，以舊劇而論，梅蘭芳的地位，決不會超過譚鑫培，而上海人的歡迎麒麟童，又有那一個女伶比得上！上海的編劇家，爲什麼不放手一試，編幾個以男子爲主角的劇本出來，給我們換換口味呢？

如果於換換口味之餘，格外能够完成看正的劇藝，那就再好也沒有了，而男主角的能够完成真正的劇藝，則我以爲的確比了女主角容易。這不是說，男子有超過女子的智慧，或者他們比了她們格外肯用心修養，這乃是說，他們演劇的年代，可以超過她們許多倍，他們可以不怕年紀上身，甚至如美國電影明星巴雷穆亞弟兄，愈老愈動人。他們不大會有突然的變化，變化得不適于

新 上台。

到現在為止，編劇者不肯利用男主角，也許要說，這是爲了現在沒有較好的男主角，並不是爲了生意眼，迎合觀衆，所以就用了女主角。但是我要說，如果純粹以劇藝而論，有許多男配角，其程度之高，的確超過了女主角，只缺少編劇者的利用。此外，男子的選擇，無論如何，總要比女子的選擇容易些，因爲男子比女子容易接近，而男子的易於達到成功，何嘗會差於女子呢？

如果沒有現成的合格的男主角，爲什麼不和對於女主角一般，向外選擇，與以訓練，甚至爲之鼓吹呢？

說到這裏，我不得想不到上海的編劇者，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到這些，而肯從從事以男主角的戲劇。

當然，我應該補充一句：我不是說，上海的戲劇，從此就須都以男子爲主角，我只是說，上海的戲劇，現在不應該完全以女子爲主角。我希望戲劇的平衡發展，不要真他的畸形發展，也許久而久之，完全弄成了五顏六色，靡靡之音，反而將礙了當前的大時代！

在外國電影中，還可以看到許多以男子爲主角的好片子，在中國電影中，差不多就只是幾個或年輕或不輕而已，終是美的娘兒們把持了一切，使電影藝術在中國蒙上了極大的恥辱。我不忍我們新興的話劇，前程無限的話劇也走上了這個墮落的道路，賣弄女子的道路，所以我要那樣說！



中國電影，我看得少極少極，然而所看見的，沒有一本不是失望的。這不能歸咎于資本的短少，實在是編導者還沒有盡其最大的努力，只想靠女角賣錢。差不多同樣，新興的話劇，我也看得很少，而我所看到的，總覺得有些格格不入，總以為只有女子爲主角的，過事誇張女主角，未免取巧，不過癮。我要看真正的戲劇！不一定仰仗年輕貌美的女主角的戲劇。

如果說這是我的癖嗜，不能叫大家都和我一樣，這話，我也可以承認，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要說，在這時代，任何藝術，如果要提倡優美，還不如提倡壯美，如果歌頌美，還不如歌頌力，如果要用工筆畫，還不如用粗線條的漫畫，沒有別的原故，這是時代所需要的，照我想。藝術中的戲劇，我也作如是觀。

古今來的男性民族英雄，本來不少，即以富於民族意識的男性的「義民」論，也俯拾即是，只要編得好，就可以成爲好的戲劇，何必一定要去搜尋這樣的「紅粉佳人」，才算盡了編劇的能手呢？說這是提倡「妓女救國」，或說「靠妓女救國」，固然未免刻薄些，但我的也想想看「槍夫俗子」一樣也能救國的戲劇。

優待讀者預約

優待贊助讀者

十月三十一日前向本社直接預約者照特價收費  
三輯祇收一元六角 六輯三元  
十二輯五元八角  
凡介紹預約五份者贈送一份（十月底以前照特價計算）

# 「清宮怨」

（戲劇小說）

楊 棣

皇帝一進同豫軒，把正在請安的珍妃扶了起來，隨即就把帽子向地上一扔。

「我這個皇帝也不要做了！」

珍妃大吃一驚，急急地問道：「皇上，這爲了什麼？」

「唉！——皇帝悠然地嘆了一口長氣，面對着月洞的牆，一手扶住一支竹子，停了好半晌；那竹子冰冷的，涼氣從他的手心直傳到心腑裏，一股怒火像是漸漸地被壓下去了，才慢慢地轉過身來，蹣跚正在呆立的珍妃身邊，抬起頭，用那雙被眉頭緊鎖着的眼睛，向珍妃看了看。

「你不知道……李蓮英那傢伙，竟敢當面侮辱我……」

珍妃剛要開口，皇帝又接下去說：「朝鮮國的事越鬧越厲害了，咱們打了個大敗仗，李鴻章去跟人家議和，那知道這些猴崽子們，非但條件提得那麼苛刻，還把李鴻章打了一槍！

「我跟老佛爺請示去，誰知道李蓮英攬掇老佛爺在打牌，故意延宕時刻，不讓我進去，我足足在門外跪了好半天，後來我實在沒有法子，掏出了二十兩銀子……。」

珍妃覺得又好笑又好氣，她偷看了皇帝一眼，他的臉上正發着青。

「太后怎麼說呢？」珍妃想只要國家的事，情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小氣也就忍受些吧，她很想勸勸皇帝。

「太后她，」皇帝的臉更加難看了，「她起初不說什麼，後來我提起猴崽子們的條件太厲害，不能依，太后就把臉一沉說：好容易人家肯跟咱們打仗的講和，還能不依嗎？更巧，李蓮英又插上來說，起先剛出事的時候，皇上並沒有來請示，把事情鬧得僵了，現在又來找老佛爺撻屁股了，皇上不肯講和，咱們娘兒倆個只好把老命拚了打仗去！」

「太后聽了這話，索性發起脾氣來了，她和附和李蓮英，而且還拉着李蓮英往外走打仗去，你說這混蛋不混蛋！」

珍妃也怒了，但是她看到可憐的皇帝時，

心裏一陣難過，她忍耐着，柔聲問道：

「那末，皇帝你……？」

「我有什麼法子，我跪下來，答應講和了！」最後一句，皇帝簡直是用盡了氣力似的，幾乎把淚和血都併擠出來了。

珍妃失望得要哭了，國家弄到這樣軟弱的地步，而太后却一味糊里糊塗地玩弄着權柄，非特把造海軍大砲的錢蓋了頤和園恣意作樂，並且寵信小人，拚命擴充自己一家的勢力，誰要是反對她，那她是決不會容忍的。珍妃記得很清楚，皇后是她的姪女兒，在大選的時候，她竟用了卑鄙的手段，逼使皇帝把玉如意交給皇后，而且，皇后也仗着她的勢力，想利用珍妃，珍妃沒有理她，兩個人竟攬撥着當着衆人給珍妃下不了臉。這些，珍妃是不會忘記了的

新流文義

，他很明瞭，皇帝沒有權力，就不會有翻身的日子，果然，這次國家生死存亡的大計，還會被太后破壞掉，使得大家都跟着這個不知所以然的老太婆走到坟墓裏去。

珍妃越想下去，越覺得前途黑茫茫，她

看皇帝正在氣不平伏地怒着，然而從他的怒容裏，却又看到他那含蘊着韶氣的臉頰，他還年輕，是的，他決不像一般昏庸的滿人，一生下來便吃糧不管事，老氣橫秋，阿諛太后的。他雖然由太后抱進宮，扶立為帝，可是他懂得正義，明瞭太后的性情和人格，他祇有一個缺點——老實而懦弱。

這當然不是沒有補救辦法的，甯馨竹影中，珍妃備了酒想來安慰皇帝，她舉起杯，慢慢

地說：

「皇帝，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難道就沒有法子可想了嗎？」

「法子是有，只怕行不通，上頭有老佛爺壓着，下邊的一般人材太昏庸，而且衍敷着老

佛爺……」

「漢人不能用嗎？」

皇帝低下頭去，沉思了一會。接着把爛爛的目光，舉起來向四週掃去，「對了，用漢人……」

「皇帝要是能用漢人，把太后的權抓回來，國家豈有不復興的！」珍妃不顧一切的說。

皇帝的皇帝的眼睛射出了新奇的光，反映他滿腔的喜慾，他飲下了不大杯酒，他底臉紅得是那麼可愛。

x  
x  
x  
x

皇帝決意維新變法了，太后面前也通過了，雖然太后逼着他把翁同龢開革，但是他起用了康有爲，三個月以來，皇帝和珍妃滿希望着新政能很快的實施起來，誰知朝廷中舊勢力却一點也不能消除，其中只有一兩個人是真心熱忱地維護新政，其餘的都是表面上敷衍敷衍罷了，而太后聽了舊黨的讒言，更一步步地逼緊着新政，把光緒和珍妃看作眼中之釘。一天，

昆明湖中大做盂蘭勝會，太后就乘光緒珍妃避免嫌疑的機會，逼令皇帝把康有爲革職拿辦，這樣，新政與舊黨已形成了互不相容的形勢。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皇帝再遲疑不決的拖延下去，那是很危險的，因爲太后和李蓮英已定下計策，叫榮祿請皇帝到天津去閱兵，只

要皇帝一走，太后就會把新黨一網打盡，施行調虎離山之計，皇帝回來，也就成爲太后的俘虜了，所以皇帝不得不採用先下手爲強的辦法，設法殺死榮祿，把兵權抓到手，然後大兵進京，包圍頤和園，迫太后交出政權，除此之外，就別無良法了。

於是皇帝毅然地把責任放在袁世凱的身上。

袁世凱，這個老練的政治家，當皇帝召見他的時候，他偷偷地窺視着皇帝的臉色，應順看皇帝的口氣，再三安慰皇帝，他甚至於答應起誓：

「皇天在上，我袁世凱要是辜負了聖上隆恩，到後來一定憂患交迫而死！」

他戰慄地接受了草詔和金箭，躊躇躑躅的

步武走了出去，皇帝却在正大光明殿後呆思了一夜天。

× × × × ×

隔了一晝夜的一個清晨，皇帝正閱覽着秋祭的祭文，孫德忽然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跪在皇帝面前。

皇帝眼前一亮，他心中正如一鍋沸粥似的，失望與喜訊的泡兒七上八下的翻着，他簡直不會開口了，孫德請了安，才喪着臉斷斷續續地說：

「回皇上，紫禁城……的……侍衛……都換了人了！」

「換了什麼人？」皇帝大聲地問。

「天津的兵勇。」孫德喘了一口氣，又說下去：「聽說的榮總督的兵！」

「榮總督!？」皇帝把祭文向地下一丟，「這是什麼緣故？」

孫德俯在地下，沒有看見皇帝的臉，抬起了祭文，又繼續報告下去：「奴才該死，昨晚還不知道這件事，聽說天津的兵勇是夜裏才到的。」

皇帝似乎沒有聽見，兩眼睜得大大的，只是「嗶嗶」地答應着。

孫德剛退了出去，突然太后在屏門後出現了。

皇帝跪下去請安，但是太后却不理他，皇帝知道事情不好，偷偷地看太后的臉色，只見她臉上現着微怒，眼底昏角間露着一股殺氣。他索性站起來躬着身問道：

「皇阿媽到這兒來有什麼慈訓？」

「給你請安來了，求命來了，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太后故意慢吞吞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着，揶揄皇帝。

「兒臣不敢！」皇眼趕緊跪下來，把頭俯在太后腳跟前。

「你不敢？」太后冷笑一聲，「那麼派袁世凱來殺我的是誰？」

太后變了臉，把令箭詔書向皇帝面前拋下，「好，你真有良心，叫袁世凱來殺我，逼我交我政權，你不是要我把活活地氣死嗎？」太后流下了一點眼淚。

皇帝不住地在碰頭，身子顫抖着，輕微地從喉管裏發出聲音來：「兒臣不敢，該死……」

「哼！」太后似乎勝利了的樣子：「天叫

我瞎了眼，錯用了人，袁世凱，他一到天津就把你出賣了！」

皇帝的愕然和痛心，正和太后的傲然和喜悅對映着。

「新政，簡直是胡作亂為，寬容不得我了，也罷，」太后對着李蓮英喊；「小李子，傳我的口諭，叫步兵統領把這班亂黨給抓了，押到刑部下監，不准放走一個！」

皇帝用了憤恨的眼光投到太后的臉上，太后的臉是那麼鄙夷傲慢，皇帝着急了。

「皇阿媽開恩，饒了他們吧！」

「沒有那麼容易，他們敢造我的反，我就有本事將他們斬首。」

「皇阿媽，萬萬不能……你要是殺了他們，就是毀了咱們的國家……」皇帝想以國家大

義來曉諭太后。

太后却把臉一沉，「胡說！我甯可把國家毀了，我也不能饒了他們！」

皇帝知道無望了，他突然覺得有一股勇敢的血，湧上心頭，他站起來大聲地向太后說：

「我是皇帝，誰都得遵從我的旨意，我立刻下一道手諭放了他們！」

「哈哈！」太后冷笑了：「我有本事立你做皇帝，我就有本事把你廢了，你的人都斷殺了！」

「……………」

x x x x x

皇帝終於被囚在瀛台了；珍妃因為與光緒同謀，又爲了替皇帝辯護，觸怒了太后，被貶送到北三所，受盡了凌辱，過着非人的生活，但是她忍耐着，她期望仍有一線光明，有一個出頭的日子。

北三所裏陰氣沉沉地，蝙蝠子，貓頭鷹，蛇，耗子，就像鬼魅似的鬧着，在這種窒息的氣氛中，還可以隱約的聽得外面的砲聲，彷彿

將在一個極近的時間內，整個的天地就要崩潰毀滅了。

皇帝忽然換了便衣，打扮得像一個太監，由王商伴着，悄悄地來探望珍妃——他已經有九個月不會看見她了。

窗外月色朦朧，在一盞淒暗的紅燈光中，他們倆個像是到了夢境，他們說不出是喜是悲，他們從充滿着新生愉悅的期望裏，那會想到目前竟是落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囹圄之中，形影相弔，雄心和熱血也無從使用了，在珍妃的溼潤的眼睛裏，皇帝已是那麼樣的消極，他被魔鬼們噬啃着，反抗彷彿已不再屬於他了。

連續的砲聲震驚了他們別後的幽情，珍妃壓抑着感情，焦急地問皇帝：

「聽說洋兵已經進攻天津了——？」

「天津已經失守了，洋兵馬上就會把北京攻下的。」皇帝的回答像是漠然得很。

「咱們就不抵抗嗎？」

「端王剛毅這般混蛋，整天信什麼義和團打洋鬼子，如今這禍還不是他們惹出來的？」



「如果洋兵打進了京城，你看太后將怎樣？」

「她……」實在皇帝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

「我看她是一走了之吧！」

「……」皇帝有點茫然。

珍妃看到這個樣子，她想機會來了，於是她侃然說道：「四十年前要跟洋人開戰的也就是太后，然而英法聯軍打進京，她立刻就逃到熱河，我看定她是行險徼幸，色厲內荏的……」

皇帝點點頭。

「那末，皇帝，」珍妃進一步的說：「要是太后跑了，你打算怎麼樣？」

「我……」他從沒有想到這一步。

「皇帝不想留在這兒，把國家的重担挑起來嗎？」

於是珍妃告訴皇帝，要是皇帝不走，可以把這件禍事平定下來，洋人都知道皇帝是主張維新變法的，決不會不答應停戰，那時皇帝的聲勢就會浩大起來，朝廷的大權也可以到手

了。

皇帝思索了好久，他覺得珍妃的話是對的，這是一個出頭的時候，他決不願再做傀儡皇帝，更不願國家在他的眼裏看着被人家滅亡掉，他目前着這站在他面前而只是一剎那的可憐的珍妃，他要和她永久在一起，他大聲地說：

「我決定不走！」

天大亮了。

× × × × ×

一個月後，八國聯軍已兵臨北京城下，太后叫小德張去套車子，從自己以下，宮裏的人們全改換了便衣，準備逃難了。

可是皇帝却生了病，生了不肯走的病。

太后以爲也許皇帝要和珍妃同走，於是就從北三所裏把珍妃叫了出來，叫珍妃勸皇帝走。

珍妃見了太后，她實在忍耐不住了，她老實告訴太監：「是我勸他不走的。我叫他留在這兒替你盡一點孝心罷了。」

太后惱羞成怒了，大聲恐嚇道：「你不怕

死嗎？」

「哼，奴婢並不怕死。」珍妃却很坦然。

太后正要想叫左右動手，皇帝從北三所撲了個空，找到太后這邊來了。李蓮英慌忙地來報告太后，於是珍妃被拉到了另外一邊去。

皇帝打扮得很整齊，他見了太后，就問珍妃到那裏去了，太監却把猙獰的臉裝得極其淡然，冷冷地說：

「她上車去了。」

「她不會的，她不會的。」皇帝堅決的說。

「信不信由你吧，我可要走了。」太后故意的離了座。

「她，真……」皇帝急了。

「我容應了她，把政權交給你……」

「啊！」皇帝驚叫了起來，他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想，珍妃是不會失信的。

太后的臉色又變得那麼懇切，「到了這種地步，我還要哄你嗎？」

「皇阿媽是……哄兒臣上車。」

「我如果哄了你，日後我的故叫人給創了。」太后幾乎淌下眼淚來。

「那末，兒臣這就去。」皇帝的幼稚的腦子影響了他的忠厚的性情，他急急地跟着李蓮英走了。

這時候，珍妃的命運完全決定了，他怨憤交集，太后的手段是如此的鄙劣，可恥，當她重新被推到太后跟前，她只對太后說：「你要放明白點！」

珍妃看了太后一眼，對着殿外跪了下來，顫抖地請着安，哽咽着喊了一聲：「辭皇上」旁邊的太監們不禁淚下了。

珍妃從容地走到井邊，她不用太后們動手，毅然地跳下了井。

皇帝又回到殿上來了，可是他已成了一隻無伴的鳥兒，新生的活力被摧殘了，從此他就變了太后的傀儡，怨恨也只是由他一個人來承受了，他走到井邊，無力地喚了一聲「珍！」他昏倒下來，躺在李蓮英的手裏。

# 信號塔(上)

美國却爾斯鐸著  
錢今昔譯

却爾斯·華司華士·鏗 (Charles Wordsworth Camp) 一八七九生於美國費城，一生從事於新聞事業及寫作，著有短篇小說甚多，如可怕的屋子，兇鳥等皆盛行一時，信號塔作於一九二〇年，寫一男子忠於職守，其妻能知自衛的故事，即於是年爲奧勃林氏選入全美短篇小說精華選集中。

——作者註——

「我很怕，當你離開了我，孤單地在這條路上，在晚上。」

問。

呆滯的寂寥，連續的苦役，並沒有消滅他

那壯大的人，湯離浮，輕拍着他的夫人的頭，他的粗縱的笑使得他胆壯，但是當他忽然

底夫人的美麗深幽和可愛。她移動了一下身子，向着孩子說：

地想到了和他遠隔的住宅和沒有歡樂的屋子，

「他也怕，當日落的時候。」

他的眼睛現出了不安。他們的小孩子——正巧

在一些間中，湯離浮聽着風聲，風是攻打

六歲——蹲伏在廚房的暖爐傍，嗚咽在他的殘

着屋子兇猛地喊號着要攻進屋子來。

號 餘的晚飯前「你怕些什麼？」湯離浮訕笑着

「這是……」他開始說。

她急速地打斷了他，幾乎是憤怒地。

「這並不是爲了我。」她低沉地說。

他拿起了錫的水桶，中間有着一小瓶咖啡和幾塊夾肉麵包，他走到門口，但是他跟着他，拉住了他的臂。

「不要出去，我怕啊！」

那孩子現在是靜着，張着他的圓的凝視的眼，瞅着他們。

「喬，」湯離浮溫和地說「喬要忿恨的，假使我不立刻去接他的班。」

她把頭緊靠在他的外衣上，他閉上了眼睛

「你怕喬。」他說，溫和地。

她低下了頭，並不看他，她的聲音是模糊的！

「當你在昨晚接待了他後，他會來過，他

叩門，我不讓他進來，這使得他發怒，他咒咀威嚇，他說他回去要告訴我們，我們不能把他踢出去，正如他不能不愛我一樣，我們應當永遠不讓他進來，永遠地。」

「你以前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怕你們會在塔中打架，而且他不在深晚來那也並不是最壞的事，爲什麼你並不發怒，在那另一個晚上，在鐵路上，當——當他想要吻我。」

「我想到那是完結了。」湯離浮慢慢地吞吐着：「當我踢出了他，當我告訴了他，假使他再來煩擾你，我將懲罰他。而我——我是稍稍有些羞愧的，去埋怨和監理這種事，你不要爲了喬而發怒吧！鮮爾！現在要去告訴他，當我准許他離開那塔之前，他理當在午夜再來接

替我，而我然後回來。」

他穿上了大衣，他把帽子拉到耳上，那小孩子却用高而畏恐的聲音喊了：

「爸！不要走！」

他轉身向着孩子，他視凝。

「鮮蘭，給他打扮」他決然地說，最後。

「什麼？」

「我將從塔中送他回來使他拿回一些東西來，那是能使你覺到安心的。」

她的眸子明亮了。

「那是犯規的嗎？」

「我猜能偶然破一次例吧！」他說「我不喜歡在今夜去遵守牠，來，沙內。」

那孩子退縮到一角，他的粗肥的手升起來了保衛着自己。

「這只是很少的路，沙內是能很快地走向家的。」他的母親誘着他。

不理會他的不喜歡，她替他穿上了外衣和帽子，湯離浮就接過了孩子，牽着他，孩子悲泣着，在呼號的黑暗裏，那父親笑着鼓舞着他二點三點的燈，分散地，單獨明亮着。這是照耀着顯示出農田的。

事實上，到信號軌的鐵軌和信號塔是很近底，它們是靠近着某一側的終點。在那些窗口上，那雲天，那炙染着黃色的粗暴的夜，那紅和綠的路轍上的燈，愉快地的照亮了大地。那孩子的哽咽給吹散着，他的父親在臂中搖着他，他們走進了塔，爬上了梯，在樓上面有着不安地移動着的足聲，一個粗笨的聲音傳下來了：——

新

「誰來了啊？」

那時湯離浮的頭是在地板上了，他能看見

了路邊的積杆，桌子，和閃光的電信機的機器，和污穢的凌亂而剪斷的黃紙，從這中間他看見了喬的愚笨的期待着的臉。

喬像湯離浮一樣高，但是年青一些，從管理員的位置上，他是顯得很龐大的。

他咆哮着「要精巧地切斷這些。」

湯離浮走了上去，放下了孩子，脫下了大衣。

「實在，」他囁嚅地「我只得了一些些，

——沒有希冀的種。」

他的眸子顯示了一個沒有涵養性的人。

「什麼是你計劃着的，喬，在現在或半夜

來接替我。」

喬搬動着他的腳。

「不知道」，「他不愉快地說：「你爲什

麼帶小孩來？要不要由我來帶他到屋中去？」

湯離浮搖了搖頭，他插自己的手在腰部。

「我要和你談一件事，喬，當你離開了屋子，我不知道你在什麼時候，又去麻煩了鮮爾，在另一晚。」

喬的臉紅而忿怒了，

「除非我是一個笨人，我會爲這事而抱歉。我告訴你我是有一種權利去到我所喜歡到的

地方？」

湯離浮搖着他的頭。

「不要到他們家去，假使我們不需要你

去。」

那另一個人脫視着。

「你能確定鮮蘭並不需要我？」

湯離浮主動地站到他前面，握住了拳。

「你快停止這種說法，否則」

喬中止了問話，笑。

「有一件事是能確定的。假使我和你打架，我幾乎以打你爲恥。」

雖則很痛苦，但是湯離浮還是選取了誠懇的態度。他的體力是不如那年青人的。

「這事。」他溫和地說「是會使我們不能在一起工作的，」

那末……」喬輕蔑地回轉了身，像，要下樓似地「你看去還是另找一個職業的好。」

湯離浮太息了，回到了桌邊，那孩子到那兒玩着，玩着黃色的紙，湯離浮閃視到了頂上的一張，他很快地喊那一個將要走開的人。

「什麼是這專車……喬，那另一個的脚又重重地踏上了樓梯。」

「忘記了，」他說，像他的頭腦已不中用了。「幾個大人物的專車今天昏夜要經過，區首腦部還沒有細會來，但是算起來在某處要來的三十三號車，也會到這軌上。所以你要醒着啊！」

湯離浮增加了心焦，他繼續察看那狹長片的「不久便是三十三，而竟然幾乎忘記。」

喬點點頭。

「把他歸了某一類。」

「看我。」湯離浮說「你要多留意才行啊！」

「一定。」喬冷笑「你喜歡我固定于做你的職業。」

他走下了樓梯，他猛烈地關了下面的門。

湯離浮讀着狹紙條，他的耳注着着電信的急鳴聲，一些時之後，他把紙放回了桌上而看着牠，那孩子，現在十分滿意於這暖的，有趣的屋子了，伸着他的手指玩着那些 *Seating Key* 彷彿用着一種閃爍的犯法的氣度嘗試一種大離奇的罪行。

「握住他，沙內」湯離浮和氣地說，「現在你要回到你母親那兒去了。」

他開了桌子下面的抽屜，拖出了一支警用六號槍。——鐵路上備有的，是預備來防衛盜賊來侵這塔的，那孩子伸出了他底手謁望着得到牠，他的父親搖了搖他的頭。

「不要玩弄他，這是急用的，假使你答應在回到家送給媽的手裏之前不去玩牠，明天我給你一個鎊幣。」

孩子點點頭，湯離浮把那旋輪槍放到了小外衣的一隻口袋裏，於是孩子跟着他，走下了樓。

「你儘快的跑回家。」湯離浮吩咐「你不要怕，我站在這兒門口一直到你到了那兒，沒有什麼會傷害你。」

那孩子的快樂像閃光似的失去，他是憂愁而躊躇着，湯離浮是從塔門口推着他。

「明天早晨一個鎊幣。」他行着賄。

那孩子開始跑了，好一會兒後他不見了，而那煩惱着的人聽見了一種微小的足音和爭奪，同驚惶的聲音，沿着家去的路傳來。

當那聲音逝去後，湯離浮重重地關上了門，爬上了樓，他又重讀着黃色的紙片。勉力地在腦中擬想着這問題，包括了不少人的安全的



問題，這問題便是他的問題，他懼怕記錄上會有一個反常的事變，這是每個管信號的人都深銘着的，三十三號車是這路上的最繁重的責任。這是在經過分局的唯一的堅貴的臥車。在這年中，牠是擁擠而沒有一定時規的駛行，事實上在依規則行車的晚上困難是很少的，但是運貫了這麼多的不規則的記錄，恐怕在全區，沒有第二輛，會有個那麼多不規則的行駛記錄，而在正對信號軌的方向，是有着一些熱切的特殊地負着責的要人們。這管理，當然，是要使這些閃光似的車子彼此都不延擱地過去。這便是爲什麼，這寂寞的塔，至今並沒有接到確詳的訓令，而却先接到了命令叫增加警覺。

湯離浮不安甯着，他希望交車的事發生在喬來接代了他以後，或者在此方或者南方。

而且這是困難的，要他今晚集中於管理這事，他的責任是更其注意於家庭，當他坐在這兒，聽每一個電信機上所擊打出來的字他却幻想着孤單地在半里左右的小屋中的他的妻和兒子，他猜想當他——他們的唯一的保護者——是給工作拘住了，他們將會怎樣困難，當喬去了。

上次喬企圖到他家去的晚上是喝醉了酒的，他會不會今天再喝醉酒？

聲音急速地亂嚮了。

*Les. Les. Les.*

這是從塔底北方來的，那是很難從喬的方的態度中得到詳情的，多分他是沒有注意把在這區的專專的行近地點計算在內。

邦！邦！邦！那金屬的硬的聲音像錘子似

的輕打着他的腦。

「專車離開舊城是在九點四十五分。」

喬在那上星期的一晚一定是喝了酒，當他又事麻煩鮮蘭的時候。

「三十三號車還是迷糊地在安德城的南方

。」

他略記下了這些字而且回答着「知道了。」

「他覺得他的理智力在倒退着，自每一次的那個黃銅的長條的迅速的擊撞上。」

沙內，當從他母親送出來以後，他是會哮喘着在這樓上，他的視野而激怒，湯離浮從窗口望着家，他的臉激紅着，他握着拳，他的心中幾乎充滿了他，於是在月光下他彷彿看見了喬流氓樣子，他是正遇到了一種可憎的困難了

『NT. NT. NT.』

湯離浮給尖聲聚起了精神，他強使着自己

去精密地注意，這是區首腦部來的：——

「握住第二十一，直到三十三號同專車清楚地來了。」

二十一是一種杆子，那是在鐵路上有意外事的時候使用的，當聲音完畢後，他坐了下去。

那是很不幸的，單單喬和他是被僱於這塔，在一定的時間接替着，他們並不能同時在這屋子中，或者他在，而他的妻和兒子單獨地在家中，或者是喬在。這兩個人互相輕視着，只有片刻是在這工作的屋中，他們都並不知道對方的真相。

Les. Les. Les.

湯離浮粗野地搖着他的頭，讓喬和他們住

在一起是個大大的錯誤。每一個人都會愛上鮮蘭，而且湯離浮想到經過了一定的爭鬧後喬也許會明白他的地位的，危險將會完結。

喬大概是靠到這鎮上的小店去喝酒，因而使得他變成了無思想。這店是太小了，所以並沒有使得偵緝員注意到這些沈沈的製造和發賣使得一個人胆大，愚妄，像死人一樣。

湯離浮給激動的聲音所激動了，喬現在在什麼地方，在小店喝酒，還是：——

他略略拉下了Volubliese，漸漸地，他清楚了專車和三十三號車的交通是近這塔的，但是幾乎是在午夜，在喬接代他之後，他守着鐘，常常用手指壓着太陽穴，來使自己的腦子能够忍耐，平靜和不亂。

當短針移到了午夜，風更大了，在塔的四

週喊號着像是怒打着。

在抖動的窗子前，湯離浮聽到了另外一個聲音，輕而雜亂，像無數的手指同時在輕打着軟的玻璃。

他站起來拉高了一扇窗子。風像打了勝仗地高呼着，雪片吹散着掩着大地，而且吹着他，他從風暴中向外看，紅綠的信號燈是朦朧了，他聳聳肩，無論如何，喬會在最後的命令到來之前，在任何輛車子到來以前來接代他的。

湯離浮握着拳，假使喬不來呢——

他的臉上滿現着幻想，

他是爲了鮮蘭的有了左輪槍而快樂。

他看着手表，爲了他彷彿在相信鐘在停了。這是最後了，

兩隻針都聚在十二點——午夜上，而湯離

新流文 浮所聽見的只是風暴和電信機的聲音，現在是有了清楚的指示了，在下個鐘頭兩輛車子要同時穿過暴風雨，差不多是互相擦過的。喬在什麼地方？而鮮蘭和孩子是單獨在家中。十二點一刻。

什麼大事使得喬忘記了來替代他，——他忘記了他的職業。

湯離浮從窗口望着家，窒息於夜和風暴之中，他想迅速地奔回去使得鮮蘭安全。

聲音又高揚了，湯離浮舉起了手像要毀壞它。

那是局長自己，

『NT. NT. NT. 風暴弄壞了你了嗎？』

「健在着。」

「那末繼續燒燃着管子，爲了上帝的緣故

，不要讓一蘭車子走出鐵軌，要使得路線像發光體」

湯離浮的嘴張開了，但是沒有聲音來了，他緬想着一個人在請求着一個殘忍的人。

「我怕，當你離開了我，孤單地在這條路上，晚上。」

他夢想着他的妻，美麗，深幽和不歡着，求着他不要到塔上去。

（下期續完）

### 下期預告：

魏如晦，朱雯，羅洪，徐許，予且，周貽白，周楞伽諸先生均有創作，翻譯發表，讀者請密切注意。

學術·文藝·知識綜合性刊物

學藝界一本新讀物

文化界一枝生力軍

# ★.....★ 文苑月刊 ★.....★

創刊號 九月十日出版

## 要目

丁 諱 活 的 烙 印  
 文 宗 山 沒 有 果 實 的 花 朵  
 左 蕙 文 人 的 胆 量  
 沈 天 鶴 雨 夜 的 追 憶  
 李 敦 極 樂 世 界 的 蓮 池 畔  
 周 榜 伽 文 藝 寫 字 雜 談  
 曹 世 偉 孤 島 的 橋 源  
 章 世 偉 滅 亡  
 張 揚 畫 年 歷 有 的 精 神  
 過 景 容 江 南 採 蓮 曲  
 趙 景 深 老 屋 ( 新 詩 )  
 赫 文 都 德  
 鍾 子 芒 風 途 雜 感  
 賴 迪 謨 致 本 刊 編 輯 書

每册六角

編輯者  
過 張 曹  
客 揚 偉

社址  
老 天 沽 路  
一 三 〇 號

憑 新 流 文 叢  
預 定 單 向 本  
社 直 接 定 閱  
八 折 優 待

各報攤均售

## 社 版 出 緯 經

本 社 辦  
 出 版 書 報  
 翻 印 西 書  
 代 打 文 件  
 代 印 講 義

為文化界忠實服務  
迅速穩妥收費低廉

上海河南路五洲  
大樓五〇二號轉

# 鴻 翔

===== 店 商 門 專 裝 服 子 女 =====

華貴舒適

品質

每雙不同

式樣

不同鞋部：

附設

★.....★  
金鴻翔先生  
親自監製  
★.....★

禮 時  
服 裝

★.....★  
金儀翔先生  
親自設計  
★.....★

號〇五七路京南店支

號三六八路寺安靜店總

★唯一大衆趣味化，理論，實驗，應用，綜合性科學大雜誌★



每月一期，逢一日出版，全年十二册

介紹科學智識 ◆ 貢獻實用技術  
內容豐富包羅萬象 ○ 圖文並茂趣味雋永

要欄：科學專篇，國防科學，實驗室，無線電  
小工藝，電工，化工，小玩意，科學新聞等。

定閱全年國內連郵六元  
本誌第一卷合訂本每册六元

出版處：上海愛文義路1118號『科學雜誌』出版科

電話 39822

★.....★

★.....★  
**預約通知單**  
 ★.....★

茲預約新流文叢 輯自第 輯  
 起至第 輯止計國幣 元 角整  
 請即派人收款並按期送書為荷此致  
 新流文叢社

訂閱者 地址  
 介紹者 地址

請 注 意

介紹辦法：介紹五輯，贈送一輯

**新流文叢 第一輯**

**信號塔**

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所 新流文叢社

經售處 陸開記書報社

上海溫州路

通信處 上海河南路五洲大

樓五〇二號轉

預約特價			月出一輯 定價六角
三輯	六輯	十二輯	
一元六角	三元	五元八角	
十月底截止			

醫藥界一致公認：男女老幼四時宜服之全大補劑

# 賜爾福多

## 延年益壽粉

全能補劑……人人相宜  
效力偉大……一試便知

「賜爾福多」(SANAFACOR)係採用高價蛋白質乳酪素及有機磷酸鹽等精煉製成，為細密均勻之粉質，沖調飲服，醇和芳潔，功能滋養神經，孳生精血，振奮心神，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衰耗，及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故以延年益壽粉著稱。

「賜爾福多」乃人人相宜之全能強壯劑，兒童服之，跳躍笑傲，活潑歡欣，婦女服之，芳華永駐，常保青春，老年服之，腰腳輕健，精神抖擻，四時常服，定卜康強多福，百病不侵。

### 主治

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貧血，後天虛弱，多產，月經不調，衰弱，諸症。

品質：與舶來品完全一樣。售價：比舶來品便宜數倍。



335.8  
558  
1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